

唐山大地震

钱钢

TANG SHAN
DA DI ZHEN



唐山大地震

7·28劫难十周年祭

唐山大地震

钱 钢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东省潍坊计算机公司计算机厂激光照排

89920部队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$8\frac{1}{2}$ ·插页3·字数186,000

1986年8月第1版·1986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10,001—40,000

书号 10137·157 定价1.35元

凝神于北纬 40° 线的思考

——读《唐山大地震》

(代序)

徐 怀 中

至今，只要一提到唐山，我立即就想起十年前那个凄冷的“7·28”清晨，来自唐山的地震波引起的嘈动和骚乱；而那个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“7·28”劫难日——它是怎样到来的，又是怎样逝去的？它究竟给我们这个星球留下了些什么？却始终是个“谜”。

钱钢同志要解开这个“谜”的创作冲动，我不知缘自何时，只记得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，把第一学年的寒假、暑假，以及国庆节、新年和春节等几个假日，几乎全用在了对《唐山大地震》的采访和写作上。当时我对他说，春节还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。他说：“不，我要去唐山过节。”

在唐山地震十周年前夕，我看到了他刚刚完成的手稿，迫不及待地一页页翻过去，我看到了那座在顷刻之间被毁灭了的城市，看到了那无数从废墟上挣扎起来而忘记自己的衣不遮体的男女，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面的二十万长眠者。在这里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迭加映照，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，畸型年代的畸型思维和

严肃科学的严肃命题对立而统一，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“7·28”劫难日“全息摄影”图。

有关唐山地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，当年曾有一些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给予读者的多是那种“缩小了的灾难、放大了的人”的模式化文字。而如此尊重人与事的本体的大型报告文学，《唐山大地震》可说是第一部，在距“7·28”劫难日近十年后的今天，读来仍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。

尊重人与事的本体，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。钱钢同志在《唐山大地震》中，对猝然袭来的自然灾害，不缩小，不讳言，而极写其肆虐、其暴戾、其戕害；对劫难中的人的力量，不放大，不夸张，而以科学的严肃态度去展示人的抗争力和坚韧性。两者相互映衬，巨大的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。“濒死的拂晓”是极写灾难的华彩片断，内中有不少隽永的文字……而在那灾难的底色上，跃动着的是人——不屈不挠，生生不息的人！“渴生者”们如此，“在另一个世界里”的盲人、犯人、精神病人，以及蓝眼睛、褐眼睛的国际友人如此，那幸存的三千孤儿和十多万救灾部队亦如此。的确，当我看到那一位“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”默默无语地睡”去时，当我听到盲人的三弦在无边的废墟上重新拨响时，当我随着“最后的五位男子汉”爬出矿井复见久违十五天的太阳时，我内心感受到了一般强力的冲击。我不否认，报告文学是一种主观色彩较强的文学样式，但若将过多的主观意识穿插其间，往往容易有悖于人与事的本体。在《唐山大地震》中，作家尽可能地避免了直面议论，而将主观意识融化到对素材的筛选过程中，渗透于“冷静”的叙述文字里，更多地采用了白描这一传统手法，也采用了一些

“口述实录体”形式。看上去平常，却标志了作者在艺术上的圆熟。

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被评论家们誉为“全景”、“全方位”的大型作品日趋见多，其中确实不乏成功之作。《唐山大地震》借鉴了一些“全景”、“全方位”的结构方法，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“点”，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。当然，框架并不等于容量，生活中不是常能见到长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单薄的人吗？要写出气势，写出魂魄，写出应有的内涵，还必须对题材本身作高层次的思考和理解。《唐山大地震》没有直扑“抗震救灾”这一既便当又讨“巧”的角度，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宏观角度去俯视。写自然，则极写自然之博大广袤、神秘莫测，可知的不知的，矛盾的而又统一的，凡属那片废墟上的自然景观悉数录于笔下；写人情世态，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质之外，笔触所至，也开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——如“抢劫风潮”中的恶，反常人的正常——如犯人请求抢险时的善，至于在“方舟”一节中展现的那个“大家庭”的组合与解体，“政治的一九七六”所透出的反常思维和心态，更足以让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去解释一阵子了；写人和自然的抗争与和谐，也时见高角度的笔触辐射力，那发生在“历史记着他们”中的科学争论自不待说，那有关“7·28”这个“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”的史料、外电报道，又向我们传递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？而作者凝神于那条诡秘的北纬40°线的思考，围绕人和自然这个大主题所作的一番畅想，又为我们提出了多少新颖而有价值的问号啊！宏观的俯视，会产生大当量的思想和艺术功效，《唐山大地震》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。我记得钱钢说过，这个“结束语”最初的标题是“地问”，不知为什么舍弃了；

我倒以为“地问”更见气势，即使前有古人名篇《天问》，今人作一则“地问”又有何妨？

报告文学创作难免要依赖于采访，只是采访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据，又常常使一些严肃的作家陷入苦恼。钱钢同志说他过去在接触某些题材时也曾有这种苦恼，但对于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创作，他却始终充满自信。原来，他在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中有近三个月的亲身经历和感受。没有这“近三个月”，也许他就不可能为我们勾画出唐山火车站前那些“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”，“腕上戴着两块手表”的孤儿；就不可能有那些带着泪珠的、腾着雾气的、沾着血痕的真切而透明、鲜亮而生动的一个个细节；更不可能发出“我和我的唐山”那样深情的呼喊！极而言之，如果不是那位“未谙世事的青年”身上揣着厚厚的一叠询人纸条，执拗地跟随上海防疫队奔赴唐山，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。

钱钢是把《唐山大地震》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。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，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地震学家、心理学家……为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，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，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。作者在“我的结束语”中写道：“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，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。”

是的，人类毕竟是伟大的。

12122/100

目 次

凝神于北纬 40° 线的思考 (代序)	徐怀中 (1)
关于我和我的唐山	(1)
第一章：蒙难日“7·28”	(10)
• 3 时 42 分 53·8 秒	(10)
• 大自然警告过	(13)
• 目击者言	(22)
• 濒死的拂晓	(30)
第二章：唐山—广岛	(42)
• 红色救护车	(43)
• 陡河！陡河！	(51)
• 开滦！开滦！	(55)
• 目标—唐山	(59)
• 剧痛中的城	(63)
• 天上地下	(71)
• 抢夺生命	(78)
第三章：渴生者	(83)
• 三天：一对夫妻和一把当当敲击 的菜刀	(84)

• 八天：“小女孩”王子兰·····	(89)
• 十三天：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·····	(92)
• 十五天：最后的五个男子汉·····	(97)
第四章：在另一世界里·····	(111)
• 宾馆·····	(111)
• 看守所·····	(118)
• 精神病院·····	(126)
• 盲人居住区·····	(134)
• 40次列车·····	(141)
第五章：非常的八月·····	(149)
• 罪恶能的释放·····	(149)
• 推开瘟疫·····	(157)
• “方舟”轶事·····	(164)
• 政治的1976·····	(172)
第六章：孤儿们·····	(181)
• 3000：不幸的幸存者·····	(181)
•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·····	(188)
• 张家五姐弟·····	(195)
第七章：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·····	(202)
• “饿死他们！”“疼死他们！”	
“枪毙他们！”·····	(207)
• “7·28”在国家地震局·····	(207)
• 备忘录（一）·····	(214)
• 备忘录（二）·····	(225)
• 历史记着他们·····	(238)
我的结束语·····	(253)

○关于我和我的唐山

无疑，唐山是属于我的。

如果说，十年前，那个脚蹬翻毛皮鞋、肩背手压式喷雾器、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，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二十三岁年轻人，还没有意识到，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，那么，今天，当我再次奔赴唐山，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。

不久前，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《世界历史上的今天》。出于什么呢？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，几乎是下意识地，随手翻到了那一页。

是的，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——

七月二十八日

.....

一七九四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·朱斯特被处死

一九一四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

一九三七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

一九七三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

一九七六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

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。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。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。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。唐山大地震，它理所当然要和世界历史、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类所铭记。

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。这些年，每当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到来的时候，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。悄寂无声中，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。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——老年人的，中年人的；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——

我儿×××收

爱女×××收

父母大人收

晨曦中，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，由絮絮缕缕渐渐融汇成一片，如白色的雾，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。纸灰在雾中飘浮着，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，飞得很高，又缓缓飘落。落在路旁草丛中，落在佇立街头的老太太的银色鬓角上。她们没有拍去它，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，不，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；老人的嘴唇颤动着，在喃喃诉说着什么。

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。我理解，在唐山，“7·28”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；那些高楼

下的十字路口，那些窄小的老巷，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，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，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。十年前，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，被房梁砸倒，被楼板压碎，被瓦砾和落土活活窒息的。十年后，废墟已不复存在。然而我认得一切。我走着，从路边栽着拳头粗的小树的新修的干道，走向老树夹径的狭窄的老街。是一个无月的夜晚，我独自漫步在一条十年前曾去过的小路上，忽然发现，路灯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杨，通体银白，闪着奇异的光。这些在大地震中，曾象浪中船桅一样剧烈摇荡过的老树，这些曾目睹过当年一幕幕惨状的老树，它们至今还在默默地、忠实地守护着什么呢？那一根根形状弯曲的枝条，使人想到它细密的根须。十年来，老树的根须一点一点地伸向死难者长眠着的大地深处，是在为地上和地下、生者与死者传递着什么音讯吗？

唐山大地震，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。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《地球的震撼》一书，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：

死亡 24万2千7百69人

重伤 16万4千8百51人

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，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东京8.2级大地震的情景是为可怖的，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——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，死亡计十万人。

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智利8.5级大地震，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，巨浪直驱日本，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；

这次地震的死亡者，总数近七千人。

还有美国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阿拉斯加 8.4 级大地震，冰崩，山崩，海啸，泥喷，总共使一百七十八人丧生。

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它们意味着：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，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二点四倍，智利大地震的三十五倍，阿拉斯加大地震的一千三百多倍！

更为重要的，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。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、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损失，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？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。

太难了，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难了。

不久前我访问过一位唐山妇女，在她家，她给我端出水果和糖，出于礼貌，我请她也吃。她却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！”她说：“大地震后，我就没吃过一点甜的东西……”她告诉我，她是在废墟中压了两天两夜之后被救出来的，出来后吃的第一样东西，是满满一瓶葡萄糖水。从此，一切甜的东西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。苹果、桔子、元宵、年糕，甚至孩子的巧克力……这一切都会使她唤起十年前在废墟里渴得几乎要发疯的感觉。“我不能沾甜的东西，我受不了！”十年了，苦涩的滋味一直没有离开她，一直没有……

“经过地震的人，都象害过一场病。”另一位妇女对我说，“我一到阴天，一到天黑，人就说不出地难受。胸口堵得慌，透不过气来，只想喘，只想往外跑……”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，哪怕屋外飘着雪花，刮着寒风，任爱人怎样劝也劝不回来。她害怕！她是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，她至今还牢牢地记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狱是什么样子。平时只要天气变暗，当时那恐怖绝望的感觉又会回来，令她窒息。十年了，是什么无形的东西还在残忍地折磨着这

羸弱的女人呢？

你，一位中年教师，语调十分平静，平静之中又透着说不尽的酸楚，“那些伤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，忘了，都忘了。”真的忘了吗？当年，为了救出你的爱妻，你曾在废墟上扒了整整一天，是一场大火最终将你的希望断送。你告诉我，妻子是活活烧死在那片废墟中的，你当场晕了过去。怎能够忘记啊！那是一场可怕的火。采访中，曾有人捋起衣袖，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对我说，大火烧化了亲人的尸体，这是滚烫的人油烙下的……

还有你，老军人刘祐，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里坐着，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轻松的笑，我真想哭。“地震前的那天晚上，我出差在天津，夜里十来点钟还跟家里通了电话，是小女儿接的，她问：‘爸爸，我要的凉鞋你买好了没有？’我说：‘买好啦。’她又问：‘是银灰色的吗？’我说：‘是的！’她问我好看不好看，还要我快快捎回去……”你说不下去了，老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。十年了，你至今还珍藏着那双银灰色的小凉鞋，象是珍藏着你女儿那颗爱美的活泼泼的心……

二十四万生灵仿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离去的。一千二百人中有四百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，是我这次去唐山的住处。医院有一个小灵堂，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。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，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。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，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，活生生的。

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戴着一顶有檐帽，胸前还有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。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。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，以至于

十年后的今天，当我看到这张照片，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，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，那一定就是这一张。

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，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。他的骨灰盒上，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，挽带上写着：

韩治安息，你的爸爸妈妈

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，上面是同样的字迹：

韩松安息，你的爸爸妈妈

他的弟弟，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。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，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。

失去的是太多了。在小灵堂里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写的字，而且清清楚楚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。

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，有一包剥开锡纸的巧克力，巧克力都化了。可怜的孩子！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，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。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！

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，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，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，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，它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。我无法想象，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，会是怎样的心情。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，独独扔下了孤寂的他；究

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，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？

灵堂外是一座小山。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，用整个医院的断墙、残壁、碎砖、乱瓦堆成的。“山”上有石阶，有凉亭，有嬉戏的孩子——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。石缝间，偶尔伸出一截截锈蚀的金属，那是十年前折弯、拧断了的水管、暖气管；站在它们旁边，我仿佛置身于一块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，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。常常地，于寂静之中，我会突然听到自己的脚步又重新踏在昔日废墟上的声音，听到那些埋在地壳深处的二十四万活生生的灵魂的气息，他们诅咒、叫喊、哀求和呻吟；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，尚未来得及去思、去想、去躲、去避，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，成了这地心深处大自然牢狱的终生禁囚。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，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，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。

这就是我的唐山。

十年前，当我——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，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，我只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“灾难”。尽管住在灾民的小棚子里，帮他们领救济衣、救济粮，排长长的队领一小桶水；尽管参加了护送数百名孤儿转移他乡……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象在一夜间长大了，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。而这次重回唐山，我忽然觉得，自己懂得些什么了……

是的，与那二十四万蒙难者相比，与唐山目前依然活着的人相比，我的确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。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、我的同胞、我的星球。这是残酷的，也是崭新的。如此惊人的灾变，如此惨重的浩劫，如此

巨大的死亡和悲伤，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进行思维。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，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，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，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东西，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俱全了。

这就是我的唐山。

一九八五年的春节，我是在唐山度过的。除夕那天的一大早，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爆竹声，过午，那声音更响，及至薄暮，满城的爆竹声已密得分不出点儿来，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！我看见高楼上、大路口，那些年轻人正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挂鞭和烟花：闪光雷，菊花雷，“银龙吐珠”，“五献花”……听不见轻松的笑声。只是不停地放，放。我觉得那震耳欲聋的炸响声中，饱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。

十年前访问过的那位在废墟中压了十三天的卢桂兰大妈，邀我去她家包饺子。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爱女的孤独老人，似乎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亲人，她一口一个“孩子”，喊得叫人心痛。我要走了。拎起提包，忽然感到那么沉。原来老人在里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枣！

我提着沉甸甸的包，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。满地是爆竹的碎纸，空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。我的心沉甸甸的。

除夕的唐山，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新建区灯火辉煌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“防震棚”里，只有暗暗的灯光。但那里有着真正的人间的气息，正如我这沉甸甸的包里装着的卢大妈那颗母亲的心。在文化路路口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见过的那一株株老柳树。当年，树下是聚集尸体的地方。老柳树枝条凝然不动，仿佛在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中沉思着历史。我的眼睛发涩。人们对这些老柳树的理解，也许远不如它们对人的理解呵。